

史通通釋

冊七

史通通釋卷十六

外篇

雜說上

第七〇二
十五條

春秋

二條
連斷多舛非原文也今改用側注其中

案春秋之書弑也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如齊之

簡公未聞

一脫
聞字

失德陳恒構逆罪莫大焉而哀十四

年書齊人弑其君壬於舒州斯則賢君見抑而賊臣

是黨求諸舊例理獨有違但此是絕筆獲麟之後第

子追書其事豈由以索續組不類將聖之能者乎何

其乖刺之甚也

按論語陳恒弑其君請討之聖語森然斥弑者以

名矣而春秋乃書人劉子摘之是也

稱君稱臣

宣四左傳凡弑君稱君謂唯書君名而稱臣之罪也杜注稱君謂唯書君名而稱臣

國以弑言衆所共絕也稱臣者謂書弑者之名以

示來世終爲不義改殺稱弑其惡名取有漸也

齊人弑哀十四公之在魯也齊人弑其君壬于舒州傳

爲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子我欲盡逐陳氏成

子兄第四乘如公于我在帷出遂入公與婦人飲

酒於檀臺成子還諸寢子我歸陳氏追之殺諸郭

關庚辰陳恒執公于舒州甲午陳恒弑其君壬于

伐齊州孔某三日齊而請案春秋左氏傳釋經云滅而不有其地曰入如入陳

入衛入鄭入許卽其義也至柏舉之役子常之敗庚

辰吳入獨書以郢夫諸侯列爵並建國都國謂楚都謂郢惟

取國名不稱都號何爲郢之見入遺其楚名比於他

例一何乖踳尋二傳所載謂公穀所皆云入楚豈左

氏之本謂本亦獨爲謬歟誤也按此條糾左也不以入左傳條而以入春秋何也

此事左經與公穀經不同仍本經以爲言也入楚

入郢若此類讀書略去者何限可殫心愈者

釋經曰入

左襄十三經夏取郢地曰入注謂勝其國

邑不有其地

入陳衛鄭許

左宣十一二楚子入陳閔二公及齊侯

鄭伯入許

吳入書郢

定四左氏經庚辰吳入郢傳吳從楚師

郢以班處宮

二傳云入楚

定四公羊經庚辰吳入楚傳曰入易

平王之墓穀梁經庚辰吳入楚者壞宗廟徙陳器捷

反夷狄也其反夷狄奈何君舍於君室大夫舍於

左氏傳二條

左氏之敘事也述行師則簿領盈視

舊譌作此聒沸騰

論備火則區分在目修飾峻整言勝捷則收獲都盡

記奔敗則披靡橫前申盟誓則慷慨有餘稱譎詐則欺誣可見談恩惠則煦如春日紀嚴切則凜若秋霜敘興邦則滋味無量陳亡國則淒涼可憫或腴辭潤簡牘或美句入詠歌跌宕而不羣縱橫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將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聞古今之一衍字卓絕如二傳之敘事也榛蕪溢句疣贅滿行華多而少實言拙而寡味若必方於左氏也非唯不可爲魯衛之政差肩雁行亦有雲泥路阻君臣禮隔者矣

示按此亦申左之餘也申左多論載事之合離此條乃論文字之工拙。衡二傳太軒輕失平

噬聒

字本蜀都賦詳申左注彼篇舊作籠聒此又作叱聒並噬聒之譌也

左傳稱仲尼曰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藿猶能衛其足夫有生而無識有質而無性者其唯草木乎然自古

設比興而以草木方人者皆取其善惡薰蕕榮枯貞脆而已必言其含靈畜智隱身違禍則無其義也尋葵之向日傾心本不衛足由人覩其形似強爲立名亦由猶作今俗文士謂鳥鳴爲啼花發爲笑花之與鳥又有字安有啼笑之情哉必以人無喜怒不知哀樂便云其智不如花花猶善笑其智不如鳥鳥猶善啼可謂之讜言者者一字無哉如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卽其例也而左氏錄夫子一時戲言以爲千載篤論成微婉之深累玷良直之高範不其惜乎

按舊評謂葵猶衛足似詩家興趣黏皮帶骨則笨矣知幾此條誠不免是。知不如葵舌端浮沬無關垂訓劉氏如曰此非聖人語則入理矣

葵猶衛足

成十七齊慶克通於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於閼鮑率見之以告國武

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夫人怒訴之秋七月則鮑
牽仲尼曰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

公羊傳 二條

公羊云許世子止弑其君曷爲加弑譏子道之不盡
也其次因言樂正子春之視疾以明許世子之得罪
尋子春孝道義感神明固以通已方駕曾閔連蹤丁蘭

郭巨苟事親不逮樂正便以弑逆加名斯亦亦字無擬

失其流責非其罪蓋公羊樂正俱出孔父門人思欲

更相引重曲加談述所以樂正行事無理輒書無理者擬

不於倫之意致使編次不倫比喻非類言之可爲嗤怪也

按弑與孝是善惡兩盡頭處故以擬失其倫怪之

許止弑昭十九公羊止進藥而藥殺曷爲加弑焉

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止進藥而藥殺

是以君子加弑焉爾

丁郭

黃補注逸士傳丁蘭河內人少喪考妣不及

郭巨林縣人至孝生子三歲母常減食與之因謂

金

俱出門人

曝書亭考戴宏論春秋曰子夏傳與公羊高梁武帝曰公羊稟西河之學孔穎

達曰商授弟子公羊高鄭康成曰樂正子春曾子

語曰彭蠡之濱以魚食犬斯則地之所富物不稱珍

案齊密邇海隅鱗介惟錯故上客食肉中客食魚

食肉中客四字斯即齊之舊俗也然食魴鱠鯉詩人所貴必

施諸他國是曰珍羞如公羊傳云晉靈公使勇士殺

趙盾見其方食魚殮曰子爲晉國重卿而食魚殮是

子之儉也吾不忍殺子蓋公羊生自齊邦不詳晉物

以東土所賤謂西州亦然遂目彼嘉饌呼爲菲食著

之實錄以爲格言非惟與左氏有乖亦於物理全爽

史通通畢卷十六雜記上四中華書局聚

者矣

按土物貴賤詎云一概然辯亦穉矣且又無謂史

通往往有此

若晉陽無竹之類

上客中客

陳氏密園蕙蘇烈士傳曰孟嘗君食客三千厨有三列上客食肉中客食魚下

客食

食魚殮

宣大公羊趙盾朝而出靈公使勇士某者往殺之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焉者入

其閨則無人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窺其戶方食魚殮勇士曰嘻子爲晉國重卿而食魚殮

是子之儉也君使我殺子吾不忍殺子也

汲冢紀年

一條

語曰傳聞不如所見斯則史之所述其謬已甚况乃傳寫舊記而違其本錄者乎至如虞夏商周之書春秋所記之說可謂備矣而竹書紀年出於晉代學者始知后啓殺益太甲殺伊尹文丁

舊誤作王與疑古同殺季歷

共伯名和

此四字一本無一

鄭桓公厲王之子

句有誤厲

王疑本

作宣王則與經典所載乖刺甚多又孟子曰晉謂春

秋爲乘尋汲冢璣語卽乘之流邪其晉春秋篇云平

公疾夢朱羆窺屏左氏亦載斯事而云夢黃熊入門

必欲捨傳聞而取所見則左傳非而晉文

史一作

實矣

謂左書晉事是他國傳聞而

鳴呼向若二書不出學

者爲古所惑則代成龔瞽無由覺悟也

鳴呼已下二

諸本多作細書郭本作太書詳

按此亦疑古之餘也贅尾數語尤爲害理觀本傳

其子彙嘗以汲冢諸書皆後人追脩非當時正史

特著外傳以判之意亦不直其父說與○雜說中

凡此類皆出成卷書之前蓋其平日觀書隨手籍

記之所存也若已作疑古篇後豈復綴此耶唐人

遺集蕪章類句迭見錯出不自割棄多似此

珍微宋版

共伯名和

共和見稱謂篇竹書紀年厲王十二年

天子事二十六年王陟于堯周定公召

鄭桓厲王子

按史記鄭世家鄭桓公友者周厲王

友初封於鄭而史通之述今紀年亦作厲王子則與

舊典正同不得云乖刺矣述今紀年竹書紀年宣王二

十二年王錫父伐鄩克之乃命居鄭父之立是爲鄭桓

公八年王錫司徒鄭伯又多父命云云是紀年之書

劉氏與諸異聞連舉而以紀年之文爲桓

是宣子然則厲字之本作宣字無疑也

朱羆云內外傳黃能黃熊事已見瑣語云晉平公夢見

赤羆而疾使問于產子產曰昔共工之御曰浮游

既敗于顓頊自沒于淮淵其色赤其狀羆祭顓頊

史記

八條

夫編年敘事溷雜難辨紀傳成體區別異觀昔讀太

史公書每怪其所採多是周書謂逸國語世本戰國

策之流

獨未見左氏內傳故云

近見皇家所撰晉史其所採亦

多是短部小書省功易閱者若語林世說搜神記幽

明錄之類

一作徒

是也如曹干兩氏紀孫檀二陽秋則

皆不之取故其中所載美事遺略甚多

原注劉遺民曹續皆於檀

氏春秋有傳至於今晉書則了無其名

若以古方今

此處有脫字

當然

并諸本脫

當然

則知太字有

史公亦同其失矣斯則遷之所錄甚

爲膚淺而班氏稱其勤者何哉

舊本此下連孟堅又云非是

按或疑此爲八條之序此中不應有序例也知幾

服膺左氏內傳惜司馬之未見故首條及之。所

云亦略見採撰篇

所採多小書

按困學紀聞亦取此條之說而申之以晁子止之語曰晉史叢冗最甚又

按唐書房喬傳亦云史官多文詠之士好採碎事竟爲監體然則于元之言非無據也

曹干孫檀

隋經籍志

又晉紀十卷

晉前將軍

孫盛撰

寶撰訖

又愍帝

又晉陽

秋三十卷

宋永嘉

訖哀帝

檀道鸞撰

又續晉

稱其勤

司馬遷傳

贊還貫穿

經傳馳騁

數千載間斯目勤矣

孟堅又云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服

一作

其善敘事

釋

本條皆論敘事法起筆提醒

豈時無英秀

易爲雄霸者乎不然

何虛譽之甚也

舊本此處

史記鄧通傳云文

舊脫帝

崩景帝立向若但云景帝立不言文帝崩斯亦可知

矣何用兼書其事乎

釋

摘論敘事一

諸本此下

又倉公傳

稱其傳黃帝扁鵲之脉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決嫌

疑定可治詔

一脫

召問其所長對曰傳黃帝扁鵲之

脉書以下他文盡同上說夫上既有其事下又載其

言言事雖殊委曲何別

釋

摘論敘事又一

案遷之所述多有

此類而劉揚服其善敘事也何哉

釋

應轉

一本此處

按此亦簡晦點煩餘論。凡章節離立各有定分
卽如此條所言皆屬敘事而首尾呼應復有劉揚
句眼其爲片段較然明白諸本此斷彼連當開反
合皆所謂隙中觀鬪者也

向雄皆服

司馬遷傳贊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
還其良史之材服其善敘事理辯而不

華質而不隱惡其文直其事核
不虛美而不隱惡其文直其事核

文帝崩景帝立

爲帝幸鄧通傳文帝嘗病癰鄧通嘗
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

心慚

由此怨通矣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

按此事連觀太子已心怨之
文則知文帝崩三字可省

太史公撰孔子世家多採論語舊說至管晏列傳則

不取其本書

原注謂管晏子也以爲時俗所有故不復更載

也案論語行於講肆列於學官

俗譌作宮重加編勒祗覺

煩費如管晏者諸子雜家經史外事棄而不錄實杜

異聞夫以可除而不除宜取而不取以斯著述未覩厥義

按論語從何處節採劉子能見其大至史公之傳管晏論其軼事意固別有感也然以史法繩之畢竟劉言爲正

列於學官

北平評作史記時論語未嘗行於講肆列於學官按漢書藝文志古論語二十

一篇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其總論云漢興有齊魯之學是則漢初師承講授固在壞宅發壁之前矣卽以孔子世家驗之所採略具而如傳首伯夷篇亦屢述之可見其不絕於時也再按唐書薛放

云漢時論語首列學官更當有據也

昔孔子力可翹關不以力稱何則大聖之德具美者衆不可以一介標末

此二字一作末事

持爲百行端首也至

如達者七十分以四科而太史公述儒林則不取游夏之

字一無之

文學著循吏則不言冉季之政事至於

貨殖爲傳獨以子貢居先掩惡揚善旣忘此義成人之美不其闕如

按此段人多誤會細按之非悞儒林循吏之絀四賢乃嗤子長之以貨殖累端木也蓋爲范白猗卓之間闌及聖門弟子而發兩層文勢側注而先以德不稱力比例引端意可知已。後閱王厚齋考史已得此解

孔子翹關

列子說符孔子之勁能招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集韻招祁亮切音翹舉也

貨殖

按史記貨殖列傳卷在六十九次當末篇亦意所差稱也傳本范蠡居首子貢第二漢書

之因

司馬遷自

自一字無

序傳云爲太史七年而遭李陵之禍

幽於縲絏迺喟然而歎曰是予之罪也身虧不用矣自敘如此何其略哉夫云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絏者

乍似同陵陷沒以

遂一作

寘於刑又似爲陵所間

一作陷

獲罪於國遂令讀者難得而詳賴班固載其與任安書書中具述被刑所以儻無此錄何以克明其事者乎

按

子長以別簡白罪由懼史體之褻也子元卽以

報書攻自敘誠史筆之率也作書讀書各自不苟學者兩有所取法焉。七年而遭句若刊云七年而以訟李陵獲罪則事由便明

與任安書

漢書遷本傳遷既被刑之後爲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予遷書

責目自古賢臣之義遷報之云云按本傳皆採錄史公自序待於傳末增此一篇故史通表出之

漢書載子長與任少卿書歷說自古述作皆因患而

起末云不韋遷蜀世傳呂覽案呂氏之一少修撰也

廣招俊客比跡春陵此頂招客說下一作秋誤共集異聞擬書